

羅馬郊區的教學

白芝雅(Patrizia Bertoncetto)是一位資深的小學教師，也是圖書館館長。她很快讓我了解到那些困境的典型跡象。這些跡象大多數發生在邊緣者身上。以下是她的分享。

很多時候，孩子們自己會描繪出來。七歲的克里斯蒂娜在課堂上這樣寫：「從前有一朵小花。小花爸爸離開了小花，小花媽媽也為很多事情忙碌和擔心，她沒有與這朵小花一起，也沒有時間聆聽它。這是一朵玫瑰花，身上有很多刺，也很尖銳。這朵小花想和樹林的昆蟲和其他花朵交朋友，但是當他們接近它時，卻被它刺得很痛，於是只好很快便逃跑。最終這朵玫瑰花總是獨個兒的，非常傷心。」

她這樣清楚地闡明自己在班上常被戲弄，使她被孤立。許多有各種困難的孩子也像她一樣，有著不同的困難，即使在我們的環境，似乎是適宜居住的和受保護的，但在人類較弱的部分，卻充斥著抵觸和矛盾。

有時，那些倡導兒童權利的機構，實際上對此並不多加注意。特別是那些不能指望於父母或家庭持久關係的兒童，因此被擱置於一種陰暗的環境，情感不穩定和經常處於貧窮加劇的情況中。我們身處的社會不應該缺乏保護和真實成長的機會。這就是我為什麼經常問自己，如何為這些「隱蔽的孩子」發聲，並為建立保護的文化和完全尊重孩提而作出貢獻。

我開始嘗試以愛心去歡迎我的學生，後來漸漸看到他們比較開心。我發覺要真正「接觸」小朋友的世界，我們必須關注每個孩子，學習以他們的角度來看事情，並以我們所有的能量和技巧去營造重要的關係。我嘗試與持有相同教育風格的其他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一起合作，使孩子和他們的家庭經歷真正的教育關係。

我們因為這份合作而產生一個念頭，編輯一本書，不僅敘述「隱蔽的孩子」的故事，而且還介紹良好的做法和補救的途徑。一位腫瘤學家、一位社會工作者、一位兒科醫生和我都是策劃這本書的負責人。在針對「問題兒童」上，我們願意帶出那些希望的種子和正面的關係，在某程度上成為復原的發電機。通過這種資源，許多兒童在適當的幫助下，能夠具體地達到良好的康復水平。

艾美(Emma)也是如此。當她八歲時，因為家庭分裂而備受折磨，她曾經試圖自殺。最近，她在facebook(臉書)與我聯繫後，她寫道：「親愛的老師:我非常想念你，還有我們一起度過的許多時刻！你還記得當你給我們講故事，扮演不同人物的聲音嗎？我們去海邊的學校旅行？我一定不會忘記這些時光，與及當黑暗圍繞我時，你對我的愛。當我遇到悲慘事件後住院，你在我身旁，沒有問我為什麼這樣做。你就在我身邊，這已經足夠了。然後我帶著傷痕回到學校，你讓大家用彩色線做那些手鐲……但我知道，那是幫助我隱藏那些我不想讓別人看到的傷痕……」

在大學和研習會上都會介紹這本書。令人驚訝的是，聽眾開始認真地注意隔壁的孩子，或者在街道上的乞丐和醫院的病人。他們本來是「隱蔽的孩子」，現在卻再次成為未來的主人翁。

安娜·費爾素 (Anna Friso)